

# 回首臺北

繆培基

## 外交家葉公超與我

### 北平倫敦紐約憶舊

卓越外交家葉公超博士年前病逝臺北，曾爲他的部屬和朋友的我，特別覺得遭遇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心中充滿無言足以表達的哀傷。

我在國立北京大學本科四年級時，葉公超博士應清華大學之聘，任英文系教授，同時在北大兼授一門課程。一九三五年八月我由歐洲留學回國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他應聘轉任北大西洋文學系主任至一九三九年。北平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底被日本侵略軍佔領，葉先生隨北大遷往昆明。是時，北大、清華、南開合併而成「西南聯合大學」，他是「聯大」的教授。我雖久慕公超先生的英國文學造詣和教學的盛名，但無緣獲耳提面命的機會。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奉派充任「中國駐德聯軍管制委員會軍事代表團」參事，由重慶飛往柏林，道經倫敦。葉公超先生已任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駐英辦事處主任四年，我特往拜訪請教，並商借

我國電影片爲對駐德聯軍和德國人民宣傳之用。這是我首次認識公超先生。那年他才四十二歲，

魁梧的身材，矯健的舉動和坦率的談吐，以及分析世界事務與戰後歐洲新局勢，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給我深刻的印象。我對這位以英國文學著稱的學者竟有如此廣博的知識和深入的見解，尤感驚異。越二日，他電話邀我午餐，我因寄寓倫敦北郊親戚家，距市中心頗遠，且無交通工具，只得婉辭，惟心感他對人的熱情。

是年冬，葉公超先生回國任外交部參事兼歐洲司司長。一年後升充次長。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受他的指導和監督，也就是我的頂頭上司。在此時期，蘇俄駐德軍封鎖柏林一年之久，歐洲局勢緊張。法國全國總罷工，赤焰熾烈，人心惶恐。我軍代團在柏林處境艱險，給葉次長很多頭痛問題。一九四九年春，我以軍事代表團代團長的身分奉命調回外交部服務。時值國內戰局急轉直下，南京失陷，國府播遷，由廣州而重慶，而成都，最後至臺北。裁員減政，外交部只剩二十餘人，我欲歸不得，乃呈請留職停薪，是年夏秋間往英倫暫住，等待時機。嗣因政府人事凍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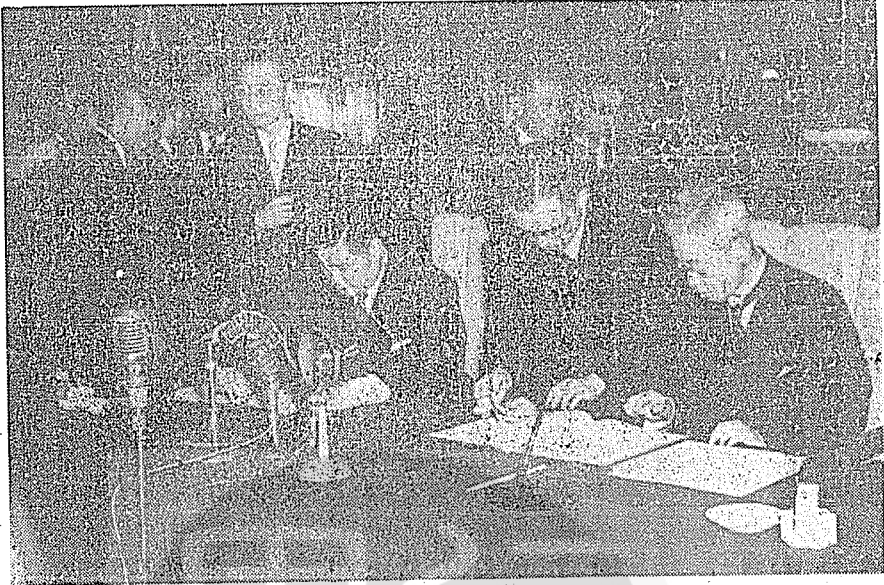
了三年仍無回外交部服務的機會。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携眷由英來美，經紐約、美京、芝加哥等到沙加緬度。十二月廿三日鄺瑞普先生歡宴葉部長（一九四九年升任部長），我夫婦亦應邀出席。這是我第二次晤見公超先生。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再來金山，我去旅館拜訪。他說：外交部員額受限制，暫時無法以高級職位安置，囑我在美等待，俟有增員機會時借重。同年夏秋間聯合國成立十週年慶祝大會，葉部長率團又來金山參加，十月復往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十屆大會，道經金山，每次我都往拜謁。十月卅日金山中華總會館與華僑反共總會舉行全僑大會慶祝華僑節及先總統蔣公介石壽辰，特請葉公超部長蒞臨講演。我以「自由中國」日報編輯身分記錄他的講詞，次日登出，他看了點頭示可。其後，我和他數次通函，終於經由外交部政務次長沈昌煥兄的安排，使我回部服務的宿願得以實現。

### 重回外部上司下屬

一九五六年八月底我由金山返抵臺北。逾數

日，謁公超部長。他說：「我保留專門委員一缺給你，已六、七個月之久，負那一單位的實際責任則尚待考慮。」是時，教育部長張其昀（曉峯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葉公超部長（左）代表中國政府在中日和約上簽字。

）先生要我先在政治大學外交系擔任教授兼主任之職，俾食米油鹽得以配給。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亦派我任編纂委員。十月中旬，葉部長決定派我為專門委員兼情報司幫辦（後改稱副司

長），囑沈次長問我願否接受；倘願受，則需先擺脫外間職務，才能發佈派令。我往謁陳副總統辭修（誠）先生請指示就業途徑。他說：「我國人材缺乏，你可兼職。」但外交部以限於部規，不容人員兼任其他職務，堅守前議。於是，我分別懇請政大陳大齊校長，光復會陳誠兼主委准我把原職改為兼任。十一月中旬外交部派令下達。次年一月初我回部到差辦事，開始做了葉部長的屬員。

到差剛滿一個月，駐泰國杭立武大使電部請頒發「中共外交政策」一文，供泰前駐華大使館代辦公開演講之用。葉部長批交我起稿，顯然給我當頭一棒，要考驗我的知識和英文寫作能力。我費了一星期工夫脫稿呈核，部長祇改動了二十餘字，我竊喜通過一關。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沈次長奉派訪問中南美洲各友邦，情報司江易生司長隨行。司務由我代行承辦達三個月之久，在此期間內，我要去政大講課，出席校務會議，審閱光復大陸編纂委員會所收有關外交的文件，提出報告，參加會議。情報司長是外交部發言人，每週要舉行記者招待會，答覆問題，又要草擬總統及行政院長、

外交部長答覆外國記者送來的各種問題。此外，沈次長在中南美洲各國訪問的專電報告多於夜深到達。我須於每電到後整理英文，譯成中文，漏夜僱三輪車送往中央社發佈，以便次晨見報。三個月內共計發表此項訪問新聞三十六次。我認為克盡職責，不避辛勞，既屬公務人員的信條，亦為圖報長官知遇之道。一次，公超先生召我入部長室詢問國民黨與中共黨章同採的「民主集權」制，似有矛盾。要我解釋。我說，依照國父學說，國民有權，政府有能，其理至明；至於將國家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黨，而無分權與互相制衡作用，則成獨裁專制，危害個人自由；人民既失自由，何能行使主權？五權分立即保障自由與民主之道。中共只有集權而無分權，故成獨裁暴政。他聽了點首稱是。又一次，葉部長在官邸接待美國名記者斯泰因，邀我作陪，親手做了一湯三菜，三人共吃。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長於烹任術，足與前駐英大使鄭天錫先生後先媲美。

### 長才懋績書生本色

公超先生於一九四九年由次長升任外交部長。時值國府由南京遷往廣州，繼遷重慶、成都，最後至臺北。艱危震撼，風雨飄搖，他一路跟隨，忠貞不貳。新都既定，他施展其外交長才，逐步擴大我國外交關係，加強與友邦合作，穩定我政府在國際地位，積效炳然。一九五二年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把兩國關係置於友好的新基礎上。尤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和美國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使臺灣安全獲得保障，進行經濟建設

，發展民主制度，致有今日之繁榮安定，成爲光復大陸基地。這一赫赫功勳將永垂青史，與日月同光。

葉先生以學者，教育家進外交部，由參事、司長、常次、政次而部長，擔任部長九年後出任駐美大使四年，前後共計二十六年。本其國學與英國語文的高深造詣，廣博的知識，活潑的品性，高超的智慧與豐富的經驗，外交談判交涉的高超技術，用能運用靈活手腕，在空前艱難困苦的環境和變化莫測的局勢中折衝尊俎，爲國家建立奇功，成爲我國近代傑出的外交家，我在外交部服務期間，從未見其指責屬員，揭人之短，而稍露驕矜倨傲。雖秉性爽直，有時坦率直言，不爲人喜，而遭週挫折；但宅心仁厚寬恕，氣度恢宏。此乃書生本色，無足爲怪。他的書法、繪畫、詩文、烹飪都受推崇，可謂多才多藝的學者外交家。

這位傑出的人才和卓越的外交家逝世快一週年了，他的風範與功勳則永不磨滅。

## 張其昀先生的風範

### 從貴州遵義到臺北

我在國立北京大學讀書時，就常在報紙雜誌閱讀張曉峯（其昀）先生的文章，認知他是史地專家，早已心儀。其後他在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擔任教授和系主任時期，源源發表著述，我見其知識廣博而精深，益增嚮慕，惜無緣晤識。

一九四一年八月間，我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

充視察室主任，奉部長朱驥先先生派往貴州視察黨務，至國立浙江大學所在地遵義。由好友朱伯康教授介紹，並陪同拜訪文學院院長張曉峯先生。這是我初次和他認識，我所得的印象是：這位久經欽仰的學者謙和誠懇，彬彬有禮，言中有物，識見高超。謝幼偉教授復詳告曉峯先生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使我對他有深一層瞭解。在小留四天中，張院長請我作三次講話。第一次在國父紀念週，第二次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浙大支團部，第三次是公開演講。

公開演講由張先生主編的「思想與時代社」出面邀請。我以數月前參加「中國友好訪緬團」（團長蔣夢麟，副團長曾養甫，秘書長杭立武，團員繆雲台和我），所得對緬甸的膚淺觀察，加上歷史地理的概述，講了一小時。在史地專家坐於聽衆面前放言高論，不啻班門弄斧。幸張先生氣度恢宏，不但未加指摘，反而微笑點頭。在青年團支團部講話時，我發表某點意見（今記憶不清）不受張先生贊許。他於我講畢後當場批駁，足見他有時也很嚴肅。

一九五六年春，我在美國金山僑居已滿三載，欲返國再度服務。摯友郭外川兄以告當時主政教育部的張先生。他立即表示歡迎，並言：在教育部任職，或在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由我選擇。我選了政大。是年九月一日我回到臺北。過了幾天，政大的聘書就送到旅館。

我奉派出使黎巴嫩九年有餘的時期中，與曉峯先生頻通音訊，每次來函都由他親筆書寫，從不假手秘書或打字，令人感到親切。文化學院成

立「中東文庫」，我邊囑選寄有關中東諸國的英文和阿拉伯文書籍，連續數次。他接受我建議，由中國文化學院與「貝魯特美國大學」交換教授，並選定一位名教授，準備赴黎；嗣因美國大學不能覺得適當人選，致交換計畫歸於流產。其後，張先生又接受我的建議，以「中華學術院哲士」贈予黎巴嫩前任外交部長並一度任聯合國大會主席的著名學者馬立克博士。以上舉措乃根據張先生「發揮中國文化」的宗旨。

以史地權威著稱的曉峯先生經常密切注視國際局勢的變動。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奉召回國述職。他邀我往國防研究院講述以色列戰勝埃及與約旦聯軍（即六日戰爭）後的中東態勢，並預測未來可能的發展。適逢先總統蔣公親臨陽明山，先生未能出席聽講，事後一再聲歉。其待人之謙恭，有如此者。

### 華岡任教未盡之緣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巴黎黎巴嫩政府與中共僞政權正式建交，我奉命照會黎外交部停止中黎兩國外交關係，並關閉駐黎大使館。逾數週，我奉政府准許取道美國返臺。抵舊金山後，函報曉峯先生。他立即寄來聘書，邀我在文化學院擔任教席。到達臺北之次日，張先生又儘先親來寓所表示歡迎，引導參觀文化學院校園，面囑從速與院方安排課程。他的熱情、誠摯、敦厚和週到的禮節令我深深感動。

那時，沈昌煥兄第二次接長外交部，命我擔任歐洲司司長。我如同站在十字路口，迷失方向

，不知道從：同外交部服務，則有負張先生的知遇；上陽明山任教則有違長官之命。友情公誼不能兩全，思維再四，午夜徬徨。最後，專函婉請曉峯先生指示途徑。他即覆信說：「兄再任公職，弟感欣慰，可賀。文化學院課程，當另覓人擔任，請勿介懷。」度量如此寬宏，愛護如此週至，真令我無限感激，而不勝慚愧！

在我承辦外交部歐洲司業務一年中，多次上華岡與張先生洽辦公務，亦多次互通電話，對我絲毫不芥蒂。但在我心裏始終覺得對不起他。所以，一九七四年八月我辦完「退職」手續後，無顏再向曉峯先生表示願來文化學院任教，而只好應美國加州研究機構之聘，黯然出國了。

曉峯先生氣度恢宏，高風亮節，以熱情誠摯待人，以週到禮節接物，安於平淡簡樸生活，勤於治學處事，律己嚴肅，對友寬恕，集我國儒家傳統美德於一身。深信凡與認識交往者都能感受而提出證言。

張先生著述之多可車載充棟。「中華五千年史」乃不朽傑作，雄踞學術上崇高地位，為士林所共仰。但他虛懷若谷，尊重學人，毫不驕矜傲慢、恃才自誇。而且求賢殷切，不惜「三顧茅廬」以得之。

品德學術之外，曉峯先生的創造精神和才幹罕有比倫，最令我欽崇。赤手空拳，沒有國家財力的支援，在陽明山開荒闢地，披荆斬棘，建造巍峨壯麗的文化大學校園，蔚成大學部十個學院，七十個學系，二十多個研究所，擁有學生一萬六千名。在短促的二十年中得此偉大的成就，殊

足驚人，若非他的創造天才和龐大魄力，曷克臻此？今後文化大學在張創辦人卓越領導下，必能繼原有規模，網羅國內外名儒碩學，充實各科設備，加強教學，行見華岡最高學府暮鼓晨鐘，弦歌不輟，造就無數人材為國民服務，並使中國文化的光輝照射寰宇。

## 嚴秀峯女士印象記

### 世界翻譯社的因緣

一九七三年八月有一天，一位好友電話介紹世界翻譯社負責人嚴秀峯女士，囑我約期和她一談。這位朋友說：「嚴女士是一位巾幗英雄，抗戰時期曾參加臺灣同胞所組織的抗日義勇總隊，深受政府重視」。兩天之後，嚴女士如約來外交部會晤。我見她儀態端莊，溫文典雅而肅然起敬。據告，她已於四個月前創辦「世界翻譯社」和「世界綜合出版社」，為臺灣中小企業界服務；由於社務開展，亟需通曉中外文字的人員協助，問我能否幫忙。那時我剛把外交部歐洲司司長（以大使回部身份兼任）職務卸除，受嚴女士為社會服務的崇高精神所感動，而自付尚有餘閒，乃欣然允諾。這是我初次認識嚴秀峯女士。

自一九七三年九月開始，我以「顧問」名義到世界翻譯社工作，至次年九月底退休後來美，恰滿一年。在此時期中，我每週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都到社，有時下午開社務會議，也去出席。和嚴女士共事接觸既多，自然對她有深刻的認識。那時社址在臺北重慶南路一段二樓，面積狹小

，擺了八張桌，顯得擁擠。我們八人在這簡陋一室工作，共嘗甘苦。嚴女士的健康雖不理想，但每天勉力準時上下班，親理業務，督促工作，不避辛勞。她辦事謹嚴，條理分明，絲毫不苟，以身作則。同時寬厚恭敬，工作人員譯文偶有錯誤，輒委婉指正，從不疾言厲色。

### 對人寬厚處事謹嚴

嚴秀峯女士本其為工商界服務精神，注重信用和名譽，不求取高利潤。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的會員，以及其他中小工商業商號送來的文件，包括英、法、德、日、西、葡、義、韓、泰、馬來、印尼各種文字。凡社內不能處理的，則敦請外交部官員或各大學教授翻譯。我主張以收費的半數為翻譯人的報酬，另半數歸社。嚴社長則堅持以收費六成為酬金，四成歸社。這種慷慨作風和奉獻精神，世所罕見。

秀峯女士是浙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的，她的文學有高度的修養，故對譯文的優劣一目了然。記得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世界翻譯社舉行成立一週年紀念慶祝會，她登台發表流利動人的演詞，其內容、聲調、姿態都屬上乘，博得在場的郭外川秘書長和新聞界工商界賓客的讚賞。

七十一年九月六日於美國加州  
繆培基先生曾任中華民國駐黎巴嫩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現任三藩市嘉應同鄉會會長。